

中国现在记

[清]李伯元/著

糊涂世界

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[清]吴趼人/著

晚

清

譏

貴

小

系

列

哈哈！列位看官，你可晓得中国到了什么时候了？一个人说道：“中国上下相蒙，内外隔绝，武以弓刀为重，文以帖括见长，原是个极腐败不堪的！”

——摘自《中国现在记·楔子》

岳麓书社

中国现在记

李伯元 著

点 校 刘 柯
责任编辑 王德亚
封面设计 蔡 晨

中国现在记·糊涂世界·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[清]李伯元 吴研人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

199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10.5

字数:340,000 印数:1—3,000

ISBN7—80520—863—8

I·432 定价:13.3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

社址: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:410006

目 录

楔 子	(1)
第 一 回 朱侍郎热心旧科举 劳副贡殚力新名词 ...	(1)
第 二 回 老臣效忠但求无过 贫儿得志忘却本来 ...	(9)
第 三 回 满口胡柴皆议前辈 当头棒喝觉悟后生 ...	(20)
第 四 回 遇明师乡儿登第 信京债市恣藏奸 ...	(30)
第 五 回 为鬼为城费尽奸谋 时来运来别开生面 ...	(37)
第 六 回 驳控案大令贴千金 撰照会监司误一字 ...	(47)
第 七 回 投来捷径各显神通 弄破机关迭逢冤贼 ...	(56)
第 八 回 昧己欺人所如辄阻 贡谏献媚攸往咸宜 ...	(66)
第 九 回 办河工难除积弊 做清官煞费苦心 ...	(76)
第 十 回 得贿赂普庆安澜 罢官职暂习旧学 ...	(87)
第 十 一 回 接施主山借势利 办教案郡守图通 ...	(98)
第 十 二 回 强过继伤心夫婿婢 惯荒唐徐技作能员 ...	(109)

楔 子

哈哈！列位看官，你可晓得现在中国到了什么时候了？一个人说道：中国上下相蒙，内外隔绝，武以弓刀为重，文以帖括见长，原是个极腐败不堪的。在下答道：成事不说，既往不咎，这是过去之中国，你说他做甚？又一个人说道：中国兴学通商，整军经武，照此下去，不难凌轹万国，雄视九州。在下又答道：成效无期，河清难俟，这是未来之中国，我等他不及。那两个人一齐说道：这又不是，那又不是，依你看了来，中国将无一而可的了。在下道：不然，不然，你我生今之时，处今之势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独立苍茫，怆然涕下。过去之中国，既不敢存鄙弃之心；未来之中国，亦岂绝无期望之念。但是穷而在下，权不我操。虽抱着拨乱反正之心，与那论世知人之识，也不过空口说白话，谁来睬我？谁来理我？则何如消除世虑，爱惜精神，每逢酒后茶余，闲暇无事，走到瓜棚底下，与二三村老，指天画地，说古论今，把我生平耳所闻，目所见，世路上怪怪奇奇之事，一一说与他们知道。他们虽是乡愚，久而久之，亦渐渐的心领神会，都道原来现在的事，不过如此。我又怕事情多了，容易忘记，幸而在下还认得几个字，于是又一一的笔之于书，以为将来消遣之助。咳，虽如此说，古今来稗官野史，很有些与人心世道息息相通，在下又何敢妄自菲薄。佛说云：“欲知来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”这便是做书人的微旨了。

诸公不厌烦琐，听在下慢慢道来。

第一回 朱侍郎热心旧科举 劳副贡弹力新名词

话说浙江绍兴府地方，山水之美，冠于东南诸省。其地灵秀所钟，自开国迄今，甲第连绵，人才辈起，一时也数不清。单说现在有一位在籍侍郎，姓朱，名紫桂，表字小山，本是甲榜出身，先在翰林院供职，后来大考开坊，联翩直上。他点翰林时，不过二十一岁，未及四十，已经位至侍郎了。他生平有两种学问，是人家万赶不到的：一件是做八股，但该行出色，而且声调铿锵。他在自己屋子里读他自己作的文章，忽而低吟，忽而

朗诵，竟比唱小曲还好听。一件是写楷书，无论大卷子、白摺子，他有个诀窍，都要写得光、方、乌，并且到底一字儿不错，又不作兴写一个破体。他有了这两种本事，所以无投不利，攸往咸宜。每逢朝廷简放三考学差，他总有分。一般门生，涵濡教化，因此得意的也很不少。差满回京，那些大老们都一个个情愿把子弟送在他的门下。真正是盈门桃李，盛极一时。

后来本部里出了一件甚么事，书办同司官做好了手脚，拟好了底稿，请他画行。他于公事上本来是不求甚解的，遂就模模糊糊的画了，交代司官而去。不多几时，那件事情发作，接连被都老爷参了两本。钦派大臣查办，查了出来是他画的稿，此时有口难分，不能说他不是通同作弊。朝廷大怒，把他交部议处。部议革职，圣旨下来，即日解任。

他本来是一帆风顺的人，一旦遭此意外，心上自不免烦闷。既而自念，业已罢官，久居京师，亦甚无谓，不如权回故乡，再作道理。

动身的头一天，他那一班门生，凑了公份，备了酒席，前来朱侍郎寓处，替老师饯行。酒至半酣，便有一个门生提起老师罢误的事，言词之间，甚为可惜。朱侍郎道：“我们读了半辈子的书，才晓得书上的话是靠不住的。”众门生听了，一个个茫然不解。朱侍郎道：“不要说别的，但说《论语》上‘学而优则仕’这一句话，愚兄的学问，不是夸口，自信也很过得去的了，不料于这做官办公事竟是截然两途。名家的课艺，新出的举人，无论他如何深奥，一到我辈眼里，都能解说得来。现在即使叫我当面做篇文章，限时限刻，亦能交卷。至于公事文理，望上去似乎要比八股浅得许多，然而要叫我即拟上两三行，也拟不出。可见‘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’，早被孟子一言道破了。”那个门生道：“老师的经济，虽未能展其所长，老师的学问，将来却一定俎豆名山，门生们都是心悦诚服的。”朱侍郎道：“一夔已足，世上哪里有兼全的事！能如诸位老弟所言，愚兄刻虽罢官，却亦心满意足了。”

一席人正说得高兴，忽见管家传进一张洋式的小名片来，上面写着“劳蕤”两个小字的名字，旁边却用铅笔注着“同胞弟”三个字。朱侍郎看了，心上想道：这不是劳二孺子吗？我同他老人家同年，他见我应该称年侄，怎么称同胞弟呢？往常见人家把兄弟，有的帖子上称如胞弟，他既不是我把昆弟，况且把昆弟亦没有称同胞弟的道理。意思便想托词有事不

去见他。

一瘸子因为在外边等的不耐烦，早已一瘸一拐的走了进来。朱侍郎见他走进，只得起身相迎。及至抬头观看，不禁大为诧异。原来这劳二瘸子因为要到外洋留学，特地把条辫子剃掉，只留得二三寸的短头发，弄得和尚不像和尚，外国人不像外国人，赛如一只猫头鹰似的。身上穿了一件竹布大衫，脚下拖着一双破鞋，一双袜子变了灰色，竹布大衫上的油腻，比起厨房里用的抹布还要黑点。进门的时候，出来还带着一顶草帽的，因为要到外洋，新近学会了外国礼信，见了朱侍郎，一手拿帽子一探，却把那只手举起来一扬。在他以为莫大的礼信了，无奈朱侍郎不懂得，还估量他进门之后，一定要作揖的，正打算拱手还礼。后来见他把手一抛，就放下了，于是朱侍郎亦只得昂立不动。

其时在席吃酒的人，一见老师站起，只得一个个都站起。朱侍郎忙让诸位坐下，又招呼劳二瘸子坐了好谈。在席的人见他这副打扮，也不好让他入席，于是任其一旁坐下。

朱侍郎是科甲出身，于这正途上的界限分的极为顶真。今见劳二瘸子用同胞弟帖子拜他，心上已经不高兴，但是还未能释出这同胞二字的讲究，所以未曾发作。再他此时虽然是已经罢误，然而一言一动，仍不失他“身在江湖，心存魏阙”的思想。今见劳二瘸子剃掉辫子，头戴草帽，便以为他有心擅改天朝服制，直把他当作反叛看待。口虽不言，那副不愿意的样子，早悻悻然见于面了。对着他看了一回，忽然把两撇鼠须一掀，正言厉色的问道：“劳世兄，不是我以父执自居，见了你便唠叨不了。我想你也是开过榜的人，目下虽说是个副贡，从此努力用功，前程未可限量。何要以要学那反叛的样儿，无端的把个头发剃掉？这种举动，兄弟实在不懂。而且书上有句话，说是‘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’。你我是读书人，这两句应该记得，怎么也忘掉了？一条辫子不要看得轻，外不忠于君，内不孝于亲，就在这一条辫子上！老年侄，不料你如今竟做了名教中的罪人了！”

劳二瘸子见朱侍郎数说他，不觉恼羞成怒，心上亦着实生气，霎时涨红了面孔。楞了半天，才回答道：“有些话，老年伯的程度尚浅，说出来你不懂，也是白说。但是所说的‘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’，既晓得不敢毁伤，请

问老年伯，何以本朝入关，要压什百姓一个个剃头呢？这件事，小侄有自由之权，不特老年伯管不得，就是朝廷也管不得。”

朱侍郎见他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这一气更非同小可。便说：“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这不真做了反叛吗？我这里容你不得，我也不敢同你来往，快请快请！”一面说话，一面已经站了起来。

劳二癩子道：“既然老年伯听不进小侄的话，这是老年伯劣根性未除，小侄也不屑教诲了。”说完这句，拔起脚来，一瘸一拐的往外就走。

刚刚走到院子里，朱侍郎忽地又把他喊住，说：“你回来，我还有一句话要问你，说明白了再走。”于是劳二癩子只得停住了脚，回头问道：“有话快讲。”朱侍郎道：“有件事我不明白，要问问你。我于你忝为父执，又是同你尊翁同年，我们科第世家，最讲究的是年谊，比起各项交情来，还看得贵重。况且你也是开过榜的人，虽然有正榜副榜之分，至于讲到年谊，却是一样。你今日为何拿了同胞弟名帖前来拜访？并不是我同你一定要争这一点名分，不过书上说的，‘名不正则言不顺’，你不同我认年谊，便是不肯认你尊翁为正途。想你尊翁三年辛苦，好容易中得一个举人，现在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他，他在九原之下，也是难瞑目的。就是你将来也要人家拿着年愚侄的帖子拜你的，这个正途的荣耀，比甚么功名都还荣耀，拿着大棒元宝是买不来的。什么叫做同胞？你又不是我先君养出来的，你这不是明明骂人吗？而且你帖子上既然不肯认我年谊，这老年伯的称呼，也请你收了回去，我亦断断乎不敢当的。”朱侍郎说完了一席话，嘴唇上的几根鼠须，早气得一根根竖了起来，酒席也不吃了，背着手，在地下踱来踱去。

谁知劳二癩子听了他这一番言语，非但不气，反笑嘻嘻的说道：“这也难怪你老年伯不懂，你老人家只守着那顽固见识，没有受过文明教育。你老人家如要懂得这个称呼，等愚小侄竭力的拿你开通开通才好。”朱侍郎气愤愤的说道：“什么通不通，像这样的称呼，简直儿不通！”

劳二癩子道：“你老人家先别动气，你听我讲。你老人家《论语》小注总该读过的了，不是有二句吗：‘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’文明国的教化，全是这两句话出来的。不然，何以大新学家动不动要说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呢？同胞便是兄弟，兄弟莫亲于同胞。我们同在这四万万之内，你是这四万万当中一分子，我亦四万万当中一分子，我同你并无贵贱之分，高

下之别。称你同胞，正是引而亲之之意。我若拿你疏而远之，便是拿你不当作同种相待，你还能在世界上算个人吗？不要说是你老年伯，就是朝廷，就是政府，我统同拿他一样看待，不分甚么高下的，这个就叫做‘平权’。老年伯，不是小侄瞧你不起，你要懂得这个，你得好好的到学堂里再读上三年书呢！”

朱侍郎听了他言，直气的一句话说不出口，歇了半天，只连连的骂道：“放屁，放屁！”劳二瘸子见话不投机，只好搭讪着往外走。

朱侍郎想了一想，还有一句话没有问他，于是又喊住他问道：“你帖子上写同胞弟，为什么嘴里又同我认年谊？说明白了你走。”劳二瘸子道：“这有什么难明白的？帖子上写了黑字是人人都要看见的，所以下此二字，原是郑重的意思。至于嘴里的称呼，彼此见面之后，过而不留，就是随便些也不要紧。总而言之，称同胞者，乃是世界上的公例，仍认年谊者，乃是个人的私情。小侄此来公私两尽，老年伯连这点机关还不懂，这就难为你了。”说罢，仍旧拿帽子一掀，把头一点，也不等朱侍郎送他，竟扬长去了。

朱侍郎直等他影子不见，方才回转身来，重新入席，连连向众门生说道：“这真正是戾气所钟，才养出这样的反叛子孙来。不晓得他祖宗三代在地狱里怎样受罪哩！”

座中有个门生说道：“这人可是哪个学堂里出来的？”朱侍郎道：“他哪里像个进学堂的样子！他明明是剃了辫子要到外国当奸细去的。”那个门生道：“门生去年服满进京，路过汉口、上海各处，凡由学堂里出来的学生，一个个都是剃了辫子，打着外国打扮的。所以才敢说他是哪个学堂里出来的。”

朱侍郎此时正夹着一条海参在筷子上，一听这话，大惊失色，海参也不吃了，急忙说道：“愚兄这两年一直在京供职，不晓得外面情形。就是偶尔放差出京，也看不见这个样子。据你说来，这还了得！我起初以为只有我这位老同年养的儿子是反叛罢了，怎知现在学堂里出来的学生都是如此！那些做督抚的人，受了朝廷厚恩，做了封疆大吏，一个个却拿着皇上家不肉痛的钱去养反叛。我不晓得这些人的心肝是什么做的！”一面说，一面连连的跺脚，止不住叹气说道：“唉！不出十年，洪杨之乱将复见于今

日矣。但愿我早死一天，眼睛不看见倒也干净。”说罢，不由扑簌簌掉下泪来。

又一个门生说道：“老师尽管放心，这些人就是造反，也不会长久，就要平静的。”朱侍郎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那人道：“从前的长毛，是把头发养长的，所以会闹了十几年；如今这些人，一个个却把头发剪短了，只要看他样子，一个个同癆病鬼差仿不多，就不像有什么大作为的。门生最会看相，头发是一身之精血，看他们的头发长短，便可以决定他们的气数了。”朱侍郎皱皱眉头道：“无论气数长，气数短，只要闹出事来，我们的身家性命都是没有的了。”说罢，歛歛叹息了一回。

一时席散，众门生辞去。朱侍郎送客回来，想起劳二瓶子的样子，以及刚才所说的话，独自一个正在书房里生气，忽见门上传进一本京报来。此时朱侍郎虽然罢职在家，依旧是关心君国，每日这本京报是一定要看完的。不料打开来，头一条就是湖北总督请旨奖励出洋学生的夹片。他老人家不看则已，看了之时，不禁切齿大骂道：“已经一个个做了反叛，还禁得起再去奖励他！这不是养痍貽患吗！”随又往下看，谁知第二个就是礼部议覆核减乡会试中额的摺子。朱侍郎看了连连跺脚道：“糟了糟了，这一下子慢慢地把老根都掘掉了。我初不料学生之害一至于此。到了这个地步，再不设法补救，真正是素餐尸位了！”想罢，便提笔在手道：“这事间不容发，我明天就上个摺子，一定要争回此事。一个摺子不中用，两个；两个不中用，三个；我一个人不中用，再合起几位同年、前辈、后辈，大伙儿一齐动手才好。”于是一头想，一头写。

才写得一句“某部侍郎臣朱紫桂跪奏，为罢斥学生，复回科举，以崇正学而黜异端，恭摺仰祈圣鉴事”，写到这里，忽然明白：我如今是坏了官的人，上不得摺子的了。方才一时是为忠义之气蒙住，以致把罢官之事忘怀。如今想起，眼见得科举将停，无力挽救，赛如一盆冷水从头顶心浇了下来，一个寒噤，呆了半天，仔细思量，只觉得一筹莫展。慢慢的把笔一搁道：“照此看来，我竟是无药可救的了。然而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稍懈。”遂喊了一声：“来！”家人答应一声，走进房来。朱侍郎吩咐：“快拿我的名片，去把胡都老爷请来。”

列位看官，可晓得这胡都老爷是谁？原来就是朱侍郎第一个得意门

生，现任东城察院。姓胡名信言，在旧学党中很有点名气。上年他自己曾刻过一本文稿，全是书院课艺乡会诸作。刻了出来，特地求教了朱老夫子。一篇篇的加了些批语。朱老夫子又亲自动笔做了一篇二百多字的序文，称赞这胡信言的文章，竟是八大家之后惟彼一人，不但鼓吹休明，直可羽翼圣教。因此，这胡信言的文名传播远近，都亏朱老夫子提倡之功。这天也正为朋友请吃饭，在席面上听见大众谈起科举减额的事，他已经发了半天的议论，说这事果确，我一定要上摺子争他回来，补弊救偏。这才是我们言官的职分。

席散回家，正是独自一个在家里生气，忽见老师有名片来请，晓得有正事相商。彼此离不远，也不及套车，立即便衣缓缓过来。见面之后，无非彼此发了一阵牢骚。随后，朱侍郎谈到要叫他们联名上摺子，争回科举的事，胡御史极力附和，并称：“门生情愿第一个署名。”朱侍郎连连拍手拍着他的肩背说道：“老弟，你这一功，不在程朱阐扬圣教之下，将来连冷猪肉都吃得的。”

胡御史立刻义形于色，见老师桌上有现成的笔墨，他也不及推让，伸手拔出笔来就写。无奈他八股虽然精通，别的上头甚为有限，赛如窗下做文章的一样，哼了半天，一个起头没有做好。后来还亏得朱老夫子把自己刚才所拟的摺由头告诉了他，他想了一想，舍此更无别话可说，只得照誊下来。

朱侍郎又告诉他道：“现在摺子须要这们说，说这制艺取士，乃是祖宗所定的制度，相沿至今，已有二百馀载。其中再把历代所出的人才，多多叙上几个。如今一旦废去，不特有违祖制，并且大失士心。老弟，你想，如今说他蔑祖这个名气，谁担得了？这就叫做大处落墨。你做摺子须要在此等地方着想，包管你一言中的，上头不能不准。等到准了下来，还愁将来不配享两虎么？”朱侍郎一面说，胡御史一面摇头晃脑，不住的嘴里乱哼，看他样子，简直比做文章还要苦恼。

师弟二人正在起劲的时候，不提防管家从外面传进一封信来，信面上写的是“专呈朱紫桂君殿”，旁边还注着“大至急”三个字。朱侍郎接信在手，连称奇怪，便问是谁送来的。管家回称：“是劳少爷的爷们送来的，现在他们爷们在外面候着，说立等回信呢！”朱侍郎道：“呸！我当是谁的信，

原来是那个反叛的。”欲将原信掷还，因见信面上有“大至急”三个字，胡御史亦在一旁撺掇，连说：“姑且看他写的是些甚么。如果不对，不理他就是了。”

朱侍郎于是拆信看时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经济学之在人类界，实唯一特别之大问题。若有缺点，则组织不完善，运动不灵通矣。某于今日，实受此种的困难。足下之经济学已达极高点，则不可不发大愿力，为某一洗其寒酸。某之身，国民之身；某之家，即国民之家。凡担荷国民之责任者，皆得扶持之，培植之，知足下必不以私心败公德也。若守其怪吝之意见，则某自有对足下之政策，足下幸恕其野冀。敢布腹心，诸希垂谅。”

朱侍郎看过之后，不但信上用的字眼大半不懂，就是句子也读不囫圇。同胡御史两个人看了又看，念了又念，弄到半天，还是一句解释不出。朱侍郎于是皱着眉头说道：“到底他信上说的是些什么呢？”欲待不去理他，心上又放不下。胡御史代出主意说：“他既然派了人送得来的，不如把他的人唤进来，问问他，到底他主人是个什么意思？”朱侍郎点头应允。

家人奉命去后，不多一刻，带了一个老家人进来。见了朱侍郎，打了一个千。朱侍郎便问：“这信是你主人劳少爷写来的吗？”那老家人湊前一步道：“回大人的话，是，信是敝上叫小的送来的。”朱侍郎不便说看不懂，只得说道：“我同你老主人同年，他一世为人很好，怎么他这位少爷如此胡闹？再照这个样儿闹下去，恐怕脑袋闹掉的日子还在后头呢！今天又无端写这封信来，真正胡闹！”

老家人道：“不瞒大人说，老主人去世的时候，少爷年纪还小，一直是老太太管着的。上科中了副榜，老太太太喜的了不得。不知道怎样，后来到了上海一趟，天天同着一班不三不四的人来往，在上海住了半年，银子用了头两万。到后来更好了，索性辫子也剃掉了。老太太气的在家里长病。几次三番的写信叫少爷回去，少爷只是不回去，还说什么‘是我的自由权，老太太管不得我的’。老太太也气伤了，索性一个钱不寄他用。他又在上海飘荡了两个月，实在飘荡不起了，才问一个朋友借了几两银子盘缠，到京里来的。”

朱侍郎道：“他不是说要到东洋去游学吗，到京城里来做什么呢？”老家人道：“从前小的也问过少爷，少爷说：京城里地面大，老太爷的交情多，

我到京里先去运动运动他们，或者可以做点大事业。”朱侍郎道：“甚么叫运动？京城里除掉做官考功名，此外并没有别的事业好做。”老家人道：“少爷说的话，小的也不懂得。不过少爷如此说，小的如此迷罢了。”

朱侍郎道：“现在你少爷打算怎么样呢？”老家人道：“到京之后，因为这样的打扮，不便去到相好老爷们家借住，只好住在店里。在上海动身的时候，借了有限的几两银子，此刻早已用完了。昨日店家来讨钱，一个没有。所以今天到大人这里来的，这封信大约是到大人这里来领银子的。”朱侍郎道：“谁有钱借给他用？”老家人道：“小的临出门的时候，少爷交代小的说：有东西务必守候，带了回来。”

朱侍郎至此方明白，他这封信原来是借钱来的，但是看了还是一句不懂，不由的说道：“这封信上写的些什么东西，不由的叫人看了生气！”老家人道：“不瞒大人说，我们少爷写这封信不知道费了多大的事呢！”朱侍郎道：“写出这种不通的信来，费什么事？”老家人道：“我们少爷为着写这一封信，不说别的，但是书足足翻了有一个时辰哩！手里拿着一本《康熙字典》，翻翻写写，写写又翻翻，好容易才写成功。写封信如此烦难，也不晓得他这个副榜当初是怎样中的。”朱侍郎道：“他做的文章要像这封信不通，一定不中。但是你说的甚么字典？我想《康熙字典》上并没有这些字眼。不要你看错了罢？”老家人道：“不是《康熙字典》，一定是外国字典。”朱侍郎道：“那还有点像。”

究竟这劳二瘸子写来的这封信，朱侍郎如何发付，且听下回分解

第二回 老臣效忠但求无过 贫儿得志忘却本来

话说朱侍郎看了劳二瘸子的信，又听了来人的一番言语，晓得劳二瘸子这书信，是专为借钱来的。朱侍郎的为人，本来是一毛不拔，亲戚故旧同他借贷，一向是慳吝惯的。如今见了劳二瘸子的打扮，以及他的行为，便更有话推托了。当下说道：“并不是我不肯帮助他些，只因他现在已入于反叛一流，我实实在在不敢同他来往，也不敢借银子与他使用。况且我現在已经是被议人员，将来大恩高厚，或者还有开复之期；如今同他往来，设为朝廷所知，岂不是罪上加罪？你回去就拿我的话对他说，他若以我言

为是，就此洗心革面，将来后会有期。倘以我言为非，从今各奔前程，我也管不了他，他也不必来找我。”说完这几句，便不言语了。劳二瘸子的来人还说：“太人既不借银子给他，请赏一个回字，家人好回去销差。”朱侍郎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我们嘴里说说还不打紧，倘或落了笔迹，便是我问他来往的真凭实据。当真我的脑袋不要了么？那是万万使不得的。”来人无奈，只好退出，自去不提。

这里朱侍郎又同门生胡御史斟酌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把个摺子写好。朱侍郎又叫他誊了一个底子，说道：“这是有功圣教的文字，乃是千古不磨之作。留个底稿，将来好刻文集。”胡御史听了，果然又恭恭敬敬的誊了一张。

到了第二天黑早，胡御史就把摺子递了上去。此时朝廷正是锐意维新，看了摺子，当时就要批驳下来。幸亏军机大臣上有一位老中堂，姓施，名守球，还是朱侍郎从前中进上的座师，朱侍郎同他一脉相传，师弟之间极其契合。如今见了小门生的议论，朝廷虽不愿意，他却极力挽回，直待摺子留中，他才碰头下去。只有胡御史一团高兴，弄了个不见不闻，于是怏怏而回，去见老师朱侍郎，再图别法。朱侍郎说：“要说这件事竟其扳不回来，我决不相信。等我临动身的时候，见了施中堂，再托他想法便了。”胡御史只好答应着。

又过了几天，朱侍郎定了日子起身，头一天赶至施中堂私宅内叩见辞行。施中堂尚未出来，只见门房里已先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等候。那人见朱侍郎带了个没顶子的帽子，还当他是中堂的长随，忙站起来动问姓名、籍贯，朱侍郎一一说过。那人道：“兄弟此来，全靠诸位在老中堂门前提拔几句，将来有了好日子，一定不会忘记你们诸位的。”

朱侍郎见他说话不伦不类，知道他误会，便说：“兄弟是被议人员，即日就要出京，今天是到敝老师这里来辞行的。”那人听说他是老中堂的门生，不觉肃然起敬。后来想到他是已经环过事的人，便又不把他放在眼里，渐渐的拿他藐视起来。朱侍郎亦问过他的姓名、籍贯，据他自称：“姓卫，名得胜，是湘潭人氏。”朱侍郎不等他再说下文，已晓得是个武官了，再问他在那省得意。卫得胜道：“不瞒你筱翁说，兄弟自从十八岁上出来打大营，现在已经熬到这提督军门，官也不算小了。但是我们打大营的人，

做实缺不如带营头。兄弟蒙老中堂栽培，几次三番要检个实缺给兄弟，兄弟只是不要。”朱侍郎道：“实缺很好的了，人家求之不得，怎么给你你还不不要呢？”

卫得胜道：“筱翁是自家人，我们不妨直说。就以提督而论，所管营汛是有一定额数的，他手下有副将，有参将，有游击，有都司，下至守备、千把、外委之类，一营有一营的营官，一汛有一汛的汛官。倘若都被我个人吃掉，你叫他们喝西北风？有了营头，那就好说了。兄弟原先是在云南顿过几年，也是这里老中堂的提拔。如今那边要撤营头，又听说现在京城里要练兵，所以特地来到这里，求求老中堂弄一个差使当当。”

朱侍郎道：“实缺不要，倒是难得。原来带营头有这些好处，兄弟却是第一回听见。但是一样，所谓营头的好处，不过在于吞吃兵饷。”卫得胜道：“是啊，自古到今，凡带营头的，没有不吃饷的。不是如此，老婆子在家里吃什么呢？”朱侍郎道：“平时被你吃了，还不打紧，倘或有起事来，怎么样呢？”卫得胜道：“好在吃饷的不止我一个，有起事来好便好，不好往家里一跑。我的钱也有了，也尽够享福的了。常言道的好，‘千里为官只为财’，只要有钱到手，官还要他做什么呢？”朱侍郎道：“阁下高论，兄弟真是闻所未闻。”

卫得胜道：“请教筱翁，做了这几多年的官，手里着实该有几文了？”朱侍郎道：“说也惭愧，兄弟所做的官，全在京城里面，又没有放过外任，那里会有钱赚？就是放过两趟试差，所赚的钱，也不过还还旧欠，不上两年，又拖下新账了。所以如今还只是两手空空。”卫得胜道：“所以兄弟不想放实缺，就是这个原故，并不是嫌官小不做。做到提督军门，还要大到那里去？但是现在的事，只好得过且过，银子元宝真公事，别的就是假的。”

朱侍郎听了他言，一时茅塞顿开，非常钦佩。正想追问下去，忽然里面招呼朱大人、卫大人进见，于是两人一同进去。

见面之后，行礼归坐。施中堂见了朱侍郎，不免先说了几句惋惜他的话，又说了几句宽慰他的话。又说：“老弟此时何必急于出京？老弟在我们同志当中，是铮铮有名的，你去之后，愚兄便少了一只膀子了。”朱侍郎道：“门生已是罢官、久居京师，亦甚无谓。”施中堂道：“现在朝廷听了一班少年的话，任意更张，把祖宗的成法，听说一桩桩的都要变掉。愚兄触目

伤心，恨不得立时不做官，叫我耳不听心不烦才好。”朱侍郎道：“门生亦正为此事放心不下。”施中堂道：“是呀，我们自从小时候读书做文章，一直读到如今，自问良心一直没有坏过，总指望国家兴旺旺的，我们做几天的太平官，只要手里有两个钱，可以过活了，就是不做官也好。如今愚兄光景，老弟是知道的，一天搁下来就没有饭吃，单是我一个呢，东靠靠，西捋捋，有你们诸位老弟们，还怕会叫我挨冻挨饿不成？不过有你师母、世兄弟，总得想个法子，好叫他们将来过活。愚兄又一直供职京师，没有放过一次外任，单靠着几两银子的冰敬、炭敬、门生贺见，一年到头开销还还不够，那里能够多馀钱呢？”

朱侍郎道：“现在老师进了军机，总比前头润色些，”施中堂道：“好虽好些，然而事情难办。愚兄的宗旨，老弟是知道的，忽然凭空里又出来几个野军机，上头专们相信他的话，弄得朝事日非，人心不定。我们里头几个人，虽是老资格，竟是一句话都说不进。现在的人，最是势利不过，见你说不动话，谁还来巴结你呢？所以这几天，钱中堂气的请假在家里，不到里头去。”

朱侍郎道：“军机上四位，只有老师同钱中堂二位资深望重，尚且如此，至于陆大司寇，胡少冢宰，更不用说了。”施中堂道：“陆某人也同我一样，见了人就叹气，独有胡某人看得破，天天回家之后，吃吃酒，卖卖古董，大有得过且过的样子。咳！现在的事情，亦只有息心静气得过且过的一法。倘若学了他们少年气盛的行为，一会又要替国家练兵，一会又要替国家开学堂，一会又要替国家兴商务，不要说是现在库款空虚，万来不及，就是有钱，我们中国人自有治我们中国的法子，何必定要跟着外国人学呢？这些话，愚兄屡次三番嘴唇皮都说干了，他们直是不肯听。再说说，他们还要说我阻挠新政，连我这几十年的老资格都要送在他们手里，老弟，伤心啊！不要说别的，就是昨儿礼部议覆递减乡会中额的摺子，愚兄看了，足足掉了半夜的眼泪，一直没有睡着。不想祖宗三百年成法，竟败坏于一二新进少年之手，怎么能够不伤心呢！所以胡某人得过且过一句话，实在见得到，看得穿。愚兄以后也只好学他，一来保全自己的声名，二来也算是为国自爱。常言说得好：‘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’只要留我们几个人在这里，将来相机而动，总有推翻他们的一日。如今你老弟被

议，愚兄却不能不打动兔死狐悲之感。”

朱侍郎道：“老师的话一些儿不错。门生为了科举减额一事，这两天一直是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。总得老师想个法子，挽回挽回才好。门生因为祖坟多年失修，不得不回家看看。只指望老师把这件事挽回过来，叫一般念书的不至流离失所。老师不但是青史留名，而且阴功积德，有多少人要供你老人家的长生禄位呢！”施中堂道：“你瞧着罢，我们有这件事，是我切己之事，设或不扳回来，将来我们的子孙还有出头的路吗？除此之外，甚么练兵、开学堂、讲求商务，我一样不问信。你想，我们中国做买卖的那一处不有？他们将本求利，要我们去管他？这也闲着没有事情做了。至于开学堂，京里京外，府厅州县，那一处没有书院？皇上家亦总算竭力栽培他们的了。他们果然肯用功，不好在家里用功？一定要到学堂里叫总办教习管着再用功，也就不是真正用功人了。所以这开学堂的钱，都是白丢的。至于说练兵，我更不相信。我有年放钦差出京查办事件，每到一处，地方上的兵勇都由带兵官带着出来迎接，一字儿排开，一字儿跪倒，要跪一齐跪，要喊一齐喊，就是放排枪亦是一齐放，并不属前落后；穿的号褂子，红红绿绿的很好看；刀枪擦的雪亮，就是旗子亦是五颜六色的；掌起号来，鸣都鸣都的很有个听头。我们中国的兵，操练到这个样子，亦很过得去了，还要练什么兵！我顶不佩服的是请洋教习，把我们中国的兵教好了，好替他们外国人做奸细。据我看来，并不是跟着他们外国人学本事，简直是吃他们的教，将来有起事情来，一定是跟着外国人打我们自己的。你想可怕不可怕？况且这些洋教习，他虽然现在是吃的我们中国的饭，设或打起仗来，他肯替我们出力打他们自己的人吗？所以这些事情，我连个信都不敢问，尽着由他们去干，省得闹糟了要找到我。就是明晓得事情不好，我也不敢多嘴，干得好人家居功，干得不好我一个人的不是，我何犯着呢？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现在的情形，我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老弟，你可相信我的说话？”朱侍郎只得连连称是。

施中堂又指着卫得胜对朱侍郎道：“老弟，你不要看轻了他，他倒是一身好本事。我做了施公，他就是我的黄大霸。”卫得胜被施中堂一番奖办，面孔上顿时露出一副扬扬得意之色，连忙开口道：“回老中堂的话，沐恩不是吹，十个花蝴蝶的本事，沐恩还打得过他。”说话之间，卫得胜便把口下